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統治者

(一)

哈杜
代衡
著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統治者

——拿破侖戰事史劇

全劇分三部，十九幕，一百三十景，
劇中事跡經過的時間約計十年。

我聽到侮慢，恥辱，和冤屈的呼聲，
又聽到宣佈着戰爭的號角。

引言

一 哈代的生平

託馬斯·哈代，英吉利小說家，詩人，在一八四〇年六月二日生於離多卻斯特（Dorchester）三哩遠的上波克漢麥登（Upper Bockhampton）地方。這是在英吉利東南面比較偏僻的威賽克斯（Wessex）區域裏；在他的家宅後面，便是一帶稱為愛格登草原（Egdon Heath）的廣闊的荒野。哈代的出生地，跟他將來的文學生活是相着密切的關係；他的大部分小說都以威賽克斯為背景，那本著名的本地人的回來（詳下）也寫着愛格登草原上的事蹟；就是我們手頭的這一部統治者，如果原著者並不生在這個地方，恐怕也是不會寫出來的（參看著者的原序。）本書一翻開來的第一個場面，作者就把它放在威賽克斯隄岸上；不久之後，他就又寫述着愛格登草原上的瑣事了。

他是一家中的長子；父親跟他同名，也叫託馬斯·哈代（一八一——一八九二），是一個石

工。這位老哈代是個健康的人，漂亮，文雅，會拉提琴，喜歡跳舞和旅行，慣於過戶外的生活。母親琴蜜馬·斯威克曼·哈代（Jemima Swetman Hardy）（一八一四—一九〇四）是多卻斯特的地主的女兒，聰明，能幹，哈代在孩提時代，就受的這位母親的教育，一直到一八四八年八歲的時候為止。這一年，他被送到了波克漢麥登的小學校去。

哈代是在智力上非常早熟的孩子，還不會說話，卻已經能讀書；在八歲時，母親送他的禮物中已經有了德萊登（Dryden）的維吉爾（Virgil）翻譯約翰生（Johnson）的雷西拉斯（Rasselas）和聖·比野爾（Saint-Pierre）的保羅與維琪（Paul and Virginia，中譯離恨天）這一類決不是孩子看的書了；同時，他又被鄉村裏的多情而不識字的姑娘們僱用着，代寫情書。他在小學裏擅場的是算術和地理，習字卻成績極壞。一八四九到五〇這兩年間，他是在一家非英國國教日的校裏。一八五三到五六這四年，便是他的中學時代，這時候他攻讀拉丁文和算術，又學着圖畫。同時，他又跟一位私人的女教師學了一年法文。到一八五六，哈代年十六，他的正式教育就永遠告了結束，因為他的家庭狀況已經不能供給他再讀大學了。

父母當然想不到他們的孩子將來會成爲一位作家的，這時候便不得不開始爲失了學的哈代而煩惱。經過好久的考慮，他們決定把他送到多卻斯特的一位教堂建築師約翰·希克斯那裏去當學徒。剛巧，這位希克斯倒也是一位小規模的學者，他倒能够允許哈代把應該做事務上的工作的時間省下來，讓他去閱讀希臘的古典文學。哈代在這位仁慈的師父下一直工作了六年，到一八六二年，年二十二，他便出發到倫敦去，在建築師阿塞·威廉·勃朗菲爾德（Arthur William Blomfield）的辦事處任事，以求建築學上的深造。

在倫敦，哈代也像對建築的事務並沒有十分的興味；平時，甚至在辦公室裏，稍稍有點空閒，他時常喜歡替同事們講說着詩歌。他爲人和藹，稍稍帶一點鄉村式的遲鈍，愛好音樂和演劇。當這時期，他還抽空在倫敦大學附設的夜校裏又讀了一兩學期的法文。

可是我們不能誤會，以爲哈代對於建築的業務是完全玩忽的；雖然沒有多大興味，但到底也有了相當的成就。在一八六三年，他曾經得過建築學會的獎金，同年，又因一篇論文而得了不列顛皇家建築學院的獎牌。這榮譽，曾有一時使哈代想做一個藝術批評家，但是不久，他就把這個希望

放棄了。

在剛到倫敦的幾年，雖然對文學已經有了長久的興味，但哈代卻彷彿還沒有開始了寫作的嘗試。一直到一八六五年，他纔有一篇最初的作品在欽勃雜誌 (*Chamber's Journal*) 上發表，這是一篇幽默文，題名叫做『我怎樣替自己造一間屋子』 ("How I Built Myself a House")。在差不多同時，他是比較嚴肅的開始寫着詩，又把這些詩作向各雜誌投寄；但是不幸，他的早期的詩作是完全被拒絕刊登，一直到三十多年以後，在一八九八，纔得到一個印行的機會，而那時候，作為小說家的哈代，是早就有着極穩定的地位了。這一八九八年出版的集子，題名是稱為威賽克斯詩篇 (*Wessex Poems*)，實際上是哈代最早期的作品，而且裏面也包含了晚年所不及的寶貴的東西。萬一不幸，他在小說方面沒有達到這樣的成就，他的早期詩歌就此會永遠埋沒了，也是極為可能的事。

早期詩作的前途的黯淡使他把文學的嘗試轉向了小說的路上去。他的第一部小說成於一八六七年，題名叫窮人與貴婦 (*The Poor Man and the Lady*)。他拿這原稿送到了 *Chapman*

and Hall 的書店去；當時，那書店的閱稿人便是約翰·莫里（John Morley）和在小說方面已享盛名的喬治·梅雷迭斯（George Meredith）。梅雷迭斯對這部作品的批評是說，設計太簡單了。哈代終於把這原稿拿了回來，自己毀掉他的第二部作品絕望的補救（Desperate Remedies），因為受了梅雷迭斯的批評的影響，便有意把故事弄得錯綜，便因此又受到「設計太複雜了」的批評。可是，這第二部作品卻得到機會在一八七一年出版，這算是哈代的第一部印行的書。

一八七〇年，哈代被公司派到康瓦爾去，擔任在那裏重建一座禮拜堂的職務。在這時期內，他認得了一位律師的女兒，愛馬·拉維尼亞·吉福德女士（Emma Lavinia Gifford）；四年之後，他就和吉福德女士在倫敦結婚。這是哈代的第一個妻子，他的一部叫做一雙藍眼睛（A Pair of Blue Eyes）的小說，裏面的女主人公，大都就是拿他的妻子為模型寫的，不過裏面的男主人公，卻完全不是哈代自己那樣的人格了。

在絕望的補救出版後一年，哈代就出版了第二部小說，叫做綠林樹下（Under the Greenwood Tree）；這部小說卻引起了康希爾雜誌（Cornhill Magazine）的編者弗烈得里克·格

林烏德 (Frederick Greenwood) 的注意。這一件事情說來也是非常偶然的，格林烏德所以會注意這本書，最初卻不過是爲了這本書的題名中“Greenwood”一字卻巧是他的姓氏。可是在看了這本書之後，他卻發現了一位極有希望的青年作家，便約哈代代替他的康希爾雜誌撰稿。這特約哈代自然很樂意的接受了。他的應徵的稿子，便是那本有名的遠離了瘋狂的人羣（詳下）；這本書出版於一八七四年，纔使哈代第一步踏上了成功之路，那時作者的年齡是已經有三十四歲。

從這時候以後，一直到一八九五年，這二十年的歲月完全是哈代的小說創作的時期。他把建築公司的職務也乾脆辭掉了。在這二十年間，他出版的書計有長篇十一部，短篇三集，差不多全是精心的作品，因爲哈代是從來沒有粗製濫造的習慣的。

在一八九五年，他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無名的裘德（詳下）出版後，他的創作生活便遭到一個重要的轉機。這其實是一部哈代一生最爲代表的作品，但是因爲內容過於灰色的緣故，卻引起了不少批評家的苛刻的評語。哈代永遠停止小說的創作，也許還有着旁的我們所不知道的原因，但是這部裘德的不幸的遭遇，卻多少總是更促成了他的這個決意的。

這以後，哈代便又把創作的活動回到了詩歌的路上去。在這方面，自從早期的失敗之後，差不多停頓了有三十年；而在他一生中最後的三十年中，他卻又努力的寫着，所出版的詩集計有十本。哈代從來不寫雜文，晚年作中除了抒情詩之外，就祇有我們手頭這一部詩劇統治者（第一部出版於一九〇四年，第二部一九〇六，第三部一九〇八）和另外一個短短的詩劇了。

一九一二年，哈代的前妻吉福德·哈代逝世，在兩年之後，他就和他的書記弗羅倫斯·愛蜜麗·德格倍爾女士（Florence Emily Dugdale）結婚。女士曾經當過新聞記者，也曾經寫過幾本兒童讀物；在哈代身後，她還寫了兩大冊的她的丈夫的傳記。

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，哈代沒於他自己設計的多卻斯特的住宅裏，年八十八。他病了祇有一個月，一直到死時神志都很清楚，死前數小時，還叫他的夫人替他誦讀我馬·哈亞麥（Omarr Khayyam）的四行詩。死後，葬於威斯敏斯特禮拜堂，但是他的心卻葬在故鄉的他的前妻的墓穴裏，在喪儀中，執拂者有首相包爾溫（Baldwin），工黨首領麥唐納（MacDonald），和名作家蕭（Shaw），吉伯林（Kipling），高斯華梭（Galsworthy），戈斯（Gosse），巴里（Barrie）等人。

二 他的作品

哈代的統治者之外的其它作品，雖然彷彿在這裏沒有一述的必要，但是爲更了解作者的思想的一貫的發展起見，在這裏就幾部代表的著作來作一個相當的介紹，大概也不是完全無益的事吧。

作者早期的小說，我們可以拿遠離了瘋狂的人羣（*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*）和本地人的回來（*Return of the Native*）二書來做代表；前者出版於一八七四，後者出版於一八七八年。

遠離了瘋狂的人羣是一部牧歌式的小說，以一個伶俐的鄉村姑娘貝斯歇巴·愛佛定（*Bathsheba Everdene*）的戀愛故事爲中心。她是個性情活潑的女孩子，對於呆板的鄉村生活頗有些不麻煩。農夫奧克（*Oak*）愛上了她，答應了她種種未來生活的幸福，但是當他提出了他們結婚之後，他們倆要永遠不離開一步的條件之後，她卻害怕起來。這種婚後生活她是忍耐不住的。她把奧克放棄，另和一位軍人結婚，這自然是一個錯誤，她的結婚是非常不幸的，到這時候她纔想起了奧

克的好處。不過這時候，她的境況卻跟以前完全不用；奧克始終忠心耿耿的替她管理着的財產，但是兩人的經濟地位的懸殊，卻使一切未來的希望都成爲不可能的了。全書故事比較簡單，但是始終籠罩着一種灰色的宿命論的空氣，又到處都顯示着風土描寫的特色，卻是可以代表哈代的作風的許多方面的。

本地人的回來也可以說是一部陰沈的作品，它的背景，即是在哈代的故鄉愛格登草原上。這部書裏的所謂本地人，本來乃是巴黎的一個珠寶商，名字叫克林·郁勃萊特（Clym Yeobright），但是後來因爲想做一些更有益於人類的事業，便覺得這種職業是太自私，而且也太庸俗了。他回到故鄉來，先創辦了一個學校，以教育平民爲責志，此外又計劃着不少理想的事業。但是不幸，他愛上了一個美麗而熱情，但是慾望極大的女子。他們的結婚，使他的事業一天天的失敗，而離理想的人生也一天天的更遠了。到結果，這女子還是因爲不能滿足慾望而沈河自殺，但是這對於郁勃萊特已經太遲，他再想從新開始人生理想的追求，卻已經來不及。在這部書裏，哈代是對照的表現了兩種不同的人生觀的衝突，而到底，這兩種人生觀是相互的犧牲了。

一八九一年出版的杜伯維爾家的苔絲姑娘 (*Tess of the D'Urbervilles*) 一書，也許是被認為哈代的在藝術最爲完美的一部作品；它所寫的就是這位美麗的鄉村姑娘的一生事蹟。她在青春時代不幸做一個無義的男子的犧牲；但是這肉體上的點污，卻祇有使她的靈魂更聖潔起來。她生了個孩子，這孩子不久就死了，彷彿給了她一個從新做人過的機會。她後來在異鄉認識了一位紳士的兒子，叫安基爾·克萊 (*Angel Clare*)，克萊也是把她當做了天神般聖潔的女性看待。他們終於因戀愛而結合。在新婚之夕，苔絲姑娘把她的過去生活坦白的告訴了那男子，那知道竟得不到他的諒解；他對她幻覺完全破滅，殘酷的離開了她。剩下來，苔絲姑娘便祇能在絕望和窮苦中消度她殘餘的生命了。在這本書裏，哈代是使它的人物遭逢到了比其它的書裏所敘述的更冷酷的命運，苔絲可以說完全是這個無情而偉大的力量的犧牲者。

最後，我們自然還應該把那本引起了不少糾紛的無名的裘德 (*Jude the Obscure*) 說一說。裘德的故事是比較瑣屑的，大致是說一個出身低微的青年，對人生懷着崇高的理想，想成爲一個學者。可是，他的環境，他的遭遇，卻把他阻攔。一個愚蠢而平庸的女子愛着他，但是他卻愛着另一個

漂亮而心理上有病態的女子。這兩個女子使他受到了不少無謂的煩惱，以致使他的事業完全不能進行。裘德是做了荒淫的，貧困的生活的掠物，幾次的掙扎都不能自拔於泥沼，而終於沒沒無名的死去。在這裏，哈代所表現的裘德，決不是那種自甘墮落的典型，他在一切遭遇下都處於迫不得已，被動的地位而都不是普通的人力所能挽救的。

對哈代的早期和中期的作品有了相當的認識，我們可以進一步說到眼前這部統治者了。

三 統治者的思想和藝術

統治者 (The Dynasts) 雖然是以戲劇的形式寫成，但是哈代卻並不能因此而被稱為戲劇家；在統治者之外的劇作是太少，祇有一個短短的詩劇，而且就連這部統治者，也並不是能够上演的戲劇（這一點，哈代在本書自序裏已經說得很詳細，可以參看），祇能視為一種外形類似戲劇的史詩。在這部書寫作的時候，哈代早已停止了小說的創作，祇寫一些簡短的詩章，一般人都以為這位作者的精力是衰退了，再不可能有偉大的作品產生。因此，統治者的企圖和完成，是着實使人吃驚的事，質一方面且不說，量一方面就超出了他以前的一切著作，竟會使人不相信是一位六七

十歲的老頭子筆下的產物。

在統治者之中，極顯然的，作者所表現的還是他的小說作品裏所表現的一貫的思想。這思想，他是利用在全書中插入許多所謂『精靈』的議論的方法來發表着。他的中心思想，簡單的說，便是宿命論。在這個歷史的大悲劇之中，一切事變的原動力是拿破侖，而拿破侖便成為全書的當然的主人翁。推動拿破侖幹這些事情的，是野心，而對於這所謂『野心』，我們的作者所給予的唯一的解釋，便是——天意。這一點，就連拿破侖自己也感覺到，他時常會覺得自己的行動並不是出於自己的意志，而是冥冥之中另有一種力量在推動他，使他會不期而然的這樣做。天意一下子寵幸着他，使他達到了人間的權力的最高峯，就連他自己都不相信怎麼會有這種神異的力量；然後天意又把他打到了失敗的深淵裏去，以前所得到的完全給剝奪了，竟叫他用盡了氣力都沒有法子挽回。這個盛衰的波折，便構成了本書的骨幹。

如果我們進一步問，天意又為什麼要這樣呢？那麼，作者的回答也是非常簡單的：天意是根本沒有所以然可以說。他玩弄着人類，正像孩子們玩弄着螞蟻一樣，根本沒有一點兒理性可言。

因爲作者是從這一種絕對的宿命論爲出發點，所以全書對於各種事變的社會學的因果關係，作者是根本沒有給予了絲毫的注意。這一層，也成爲當然的，不足爲怪的事了。

大致哈代對於歷史的觀念，是和近世唯物主義的宿命論者剛巧相反，他是認爲一切結果都是偶然的。滑鐵盧之役的勝利之所以會屬於惠靈登，而不屬於拿破侖，照本書的表現，也實在不能用社會學的，或甚至軍事學的理由來解釋。但是這場戰役，卻不但決定了拿破侖的命運，同時也決定了歐羅巴的前途了。

除拿破侖之外，對書中許多次要的人物，作者也同樣用力的寫了他們各個的不幸的遭遇，使人感到無論勝利者或是失敗者，都是逃不了天意的玩弄的。這些人物，如英王喬治，如英大臣庇特，如奈爾遜，如法海軍將領維葉奈夫，如奧軍事首領馬克，如普魯士王后路易莎，如拿破侖的兩個妻子，約瑟芬和瑪麗·路易絲，他們的生活都是被陰沈的空氣所籠罩着。在全書中，大概祇有惠靈登纔是最被命運所寵幸的人物吧。

哈代對於人類的前途是悲觀的，但是他的悲觀卻並不像其他作家似的以對人性的咒詛爲

歸結。人性的善良的方面，他是願意承認。在本書中，所有的政治家，軍人，哈代差不多全是善意的描寫着。他們都不是個人主義的自私者，他們都是不惜犧牲自己來服務於人。但是結果，他們的努力和犧牲究竟是不是能够造福於人類呢？那就不可問了。就連對於拿破崙這個野心家，哈代雖然沒有同情，但也並不給予了苛刻的責難，因為他自己，也不過是個天意的工具，命運的犧牲品而已。

除了這個作為哈代的人生觀的根基的宿命論之外，從本書裏，我們還看得出作者的反對戰爭的態度。兩個敵對的國家在交戰的時候，兩國的民衆卻一樣的親密；戰死的將卒的陰魂的怨恨；拿破崙在失敗以後受到民衆的侮辱——這些場面，都很顯然的說明了作者的對戰爭的觀念。總之，民衆不過是受了所謂「統治者們」的愚弄，而「統治者們」卻又是在無意中受了命運的愚弄，這纔造成了人類的永久的大悲劇。

哈代寫統治者這部詩劇的方法，有幾點已經在著者的原序上有了詳細的說明，無需乎在這裏重說。這裏所能說的，祇是它的剪裁和文體方面的特點。

因為一部藝術品的最大的目的是在表現作者自己的對人生的批評，所以這部歷史的詩劇